

【台湾】曹若冰武侠专辑



神眼劫

曹若冰 著

台湾武侠情义小说大师
惊人手笔首次结集大陆出版

神 眼 劫

曹若冰 武侠专辑

(上)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台湾出版社授权 侵权必究

神 眼 劫

曹若冰 武侠专辑

(中)

延边人民出版社 版
台湾出版社授权 必究

神 眼 劫

曹若冰 武侠专辑

(下)

延边人民 出版
台湾出版社 必究

【吉】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肖 定

封面设计:罗 风

神 眼 劫

曹若冰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11 号 邮编:13340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吉林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8.5 印张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80599-476-5/1·129 定价:31.80 元

内容介绍

“神眼”房天义，名震天下，天生的一双神眼，无论谁人的表情，事物的真伪，凡经过其目光者，无可遁形。因他有这种超异常人的目力，又因他个性爽直，故在江湖上仇结遍地。

于是，有人用价值连城、千古难得的宝剑来换取他的一对眼睛，怎不令人诧异，怎不令整个江湖引起轰动。

最令人惊奇的是一名少女备下二千两黄金，卖下了房天义的神眼……这一切，都是谜中之谜。但是，有谁知道，这其中包涵了一件巨大的秘密，隐伏着一场无穷的杀机。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书轴	(4)
第二章 武当掌门	(46)
第三章 虎门无犬子	(85)
第四章 神机妙算	(128)
第五章 虎门大令	(177)
第六章 终南掌门	(207)
第七章 秦岭征程	(248)
第八章 侠心自非寻常心	(288)
第九章 一凤四艳	(307)
第十章 赌命	(324)
第十一章 刚柔并施	(361)
第十二章 洞烛奸谋制掌门	(395)
第十三章 怜才义释阎罗	(428)
第十四章 一念之仁	(463)
第十五章 玉皇杀机弥无形	(496)
第十六章 巧遇七煞丐	(529)
第十七章 斧底抽薪	(551)
第十八章 身遭污名	(574)
第十九章 会仙梦	(599)
第二十章 惊闻劫期又提前	(634)
第二十一章 光明境主怀煞机	(682)
第二十二章 倏来旧日冤家	(702)
第二十三章 草木皆兵	(735)
第二十四章 风雪聚会泰山	(771)

楔 子

“任何人能挖取‘神眼’房天义一对目珠者，以奇剑‘青萍’作酬，为示信于天下，‘青萍宝剑’每夜悬系在本庙神殿中，任意观看，但妄起贪心者，杀无赦！”

房天义，年五十二岁，方头大耳，身長六尺，目露异采，常年一袭青袍，唇蓄八字须，腰间短剑二尺三寸，极易辨认……”

这是张耸人听闻的赏格，突然出现在离洞庭湖八百里，安陆镇外一座败破的“玄真庙”破门上。

消息如风一般传播开去，震惊了大江南北武林，纷纷赶至查探真象。

因为这赏格上的一人一物，太令人骇了。

“神眼”房天义，十年以来，名动天下，天生的一双“神眼”，无论人的表情，事物真伪，凡经过其目光者，无可遁形。

因为他有这种超异常人的目力，因此声名大噪后，一言九鼎，褒贬之间，对任何人的地位或事物的价值，可以升落千丈。

但因他个性爽直，口没遮拦，故在江湖上的人缘，可以拿“相求满天下，结仇遍江湖”十个字来形容。

每个人想结识他，或者求于他，但相交后，却很少有人不

恨他。

换句话说，他那份超人的长处，变成了独特的致命伤。只是因为他功力不俗，旁人不敢轻易招惹罢了。

而现在，竟有某人拾一件千古难得的宝剑，要换取他一对眼睛，怎不令人诧异。

古朋四柄名剑，“干将”、“莫邪”、“巨阙”、“青萍”。

而这支青萍的价值却远在前三柄之上，因据说剑身刻着一套稀世剑记。

可是这柄仙器二十年来虽时有谣传，却始终没有现世，谁也不知道落在何处？现在，这一人一物却轰动了整个江湖。

出赏格的主人是谁呢？他为什么如此恨“神眼”房天义呢？因为那张布告上没有署名，谁也不知道。

而经常在江湖上走动的房天义，自赏格传播南北后，却再也没有人看到他的影子，就连家也搬得不知去向。

于是，那平日鲜有人迹的一座破庙，立刻风云聚会，齐集了三教九流人物。

白天，破庙门口，人头钻涌，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夜间，更是黑影晃驰，来回如穿梭。

就在江湖人物在安陆镇打转时，中原名城许昌又传出了一段惊人的消息。

“神眼”房天义手执长幡，如疯了，满街招示幡上竟写着“神眼待售，价格黄金二千两”几个大字。

消息中令人更吃惊的是，居然有名少女，真的借了黄金要买，而房天义在街上众目之下，亲自挖出自己的双目，背了金袋，血流满面地狂奔出城，不知所终。

消息传至安陆，人心震动，一批批江湖人物，纷纷赶往许昌。

但等那些高手到达时，许昌城中，已经事过境迁，除了酒楼茶铺中，有人在热烈谈论外，详细情形，却因人云亦云，被喜欢夸大的人一再渲染，反而将实性淹没。

可是安陆那座荒庙中，那支动人心弦的“青萍古剑”仍每夜出现在神殿中。

那少女是谁呢？她以巨金买取的房天义一对“神眼”，并不来换剑，那末动机何在呢？

还有房天义是生是死呢？以他这种老江湖，果真是疯了，抑或是傻了？

这一切，变成谜中之谜，令人摸不到头脑，但是，有谁知道，其中包涵了一件巨大的秘密，隐伏着一场无穷的杀机。

第一章 书轴

太阳如喝醉了酒，拖着满脸红光，沉下山脊。

满天晚霞，也倦困地失去了光彩。

鄱阳湖畔，升起阵阵炊烟，夜色，已渐渐光明了。

可是在徐徐晚风中，却不断飘来阵阵呜咽声，哭声嘶哑而悲痛，令晚色蒙上一层凄凉的情调。

这阵泣声已持续约个把时辰了，循声而望，可以发现传自一座修竹围绕的茅屋畔。

茅屋座落于湖畔左方，由外表看来，似乎比附近的一些渔农之家稍微整洁，但屋旁却隆起一堆新坟，此刻，但见一位年约十五六岁的白衣少年，跪在墓前，伤心的痛哭。

坟上黄土犹新，似乎盖上不过二日光景，墓前一块墓碑，可以清楚地看出刻着“先母房门姚氏之墓”。



天渐渐黑下来了，白衣少年似乎在强抑悲痛后，缓缓起身，这时可以看清他那副容貌，长得修眉瑶鼻，俊美已极。

尤其那对黝漆般双眸，虽哭得红肿胀地充满血丝，但仍异采流露，与众不同。

只见他倏然而对墓碑喃喃道：“妈！孩儿现在决定要走了，特来向你老人家告别……”

他说着清泪直淌，伤心地继续道：“照丧礼，孩儿是应该守墓三年的，但为了去寻找爸爸，孩儿只能从权，可怜的母亲啊！临终你念念不忘，接连二天，不断地叫着爸的名字，而爸爸却至今还没有回来的消息……”

他已压制下去的悲伤，又渐渐激动起来：“妈，你安息吧，我一定要把爸爸找回来，你要问问他，为什么以前那样舒适的房子不住，要搬到这里来？为什么不顾你老人家在病中，强着迁散佣仆，急着搬家？为什么违反了二月回家一次的习惯，至今一年，尚不想回家？”

他顿了顿，抬头仰天，望了望灰黯的苍穹道：“妈，不说你不知道，孩儿对这些更不了解啊！”

这次话声方完，身后倏然响起一声冷冰冰的语声，接口道：“或许我能知道！”

悲伤中的白衣少年惊吓了一大跳，他想不到身后竟然有人，急忙一试泪水，飞旋转身，只见身后站着一个年约四十余岁的中年文士，长脸鹰鼻，手执一把纸扇，蓝色长衫，一脸阴沉之气。

白衣少年一双星眸生就异禀，加以幼受庭训，虽未在江湖上走过，却已看清对方并不像是个好人，不由冷冷问道：“相公是谁？有何贵干？”

蓝衫文士呵呵一笑，道：“不过我好像找对了地方！”

白衣少年怔了一怔，对“蓝衣秀士”说的话，有点摸不着头脑，此刻他一直记着对方刚才说的话，也无暇多思，急急道：“原来是蒋大侠，你刚才说对我父亲的事，都知道？”

“蓝衣秀士”诡笑道：“我只说或许……因为我还不知道你

父亲是不是我猜测的那个人？”

白衣少年忙道：“家父房天义，武林中赠他老人家‘神眼’二个字……”

“蓝衣秀士”脸露喜容，嘻嘻一笑，道：“看到你这对眼睛及容貌，再印证这块墓碑，我猜得果然不错，嘻嘻，想昔年我与令尊相交三日，对他眼力，始终不忘，今天见到你这对眼睛，不期然又想起了故人！”

言中虽有感慨之意，脸上却无丝毫感叹之色。

白衣少年暗暗皱了皱眉，他直觉地感到对方在虚伪做作，尤其凭他幼受父亲董陶的眼力，觉得自己父亲绝不会交这类朋友。

但他眼力虽好，终究是个孩子，世故并不丰富，心想对方既称与自己父亲相识，终究是位长辈，在家门口岂可失礼，忙躬身一礼道：“原来是位叔叔，晚辈房英有礼了！”

“蓝衣秀士”哈哈大笑，得意地道：“好，好，房天义有这样一位公子，真是后福无穷，我实在替他高兴。”

房英接口急急道：“前辈还没有告诉我家父的情形。”

“蓝衣秀士”倏然叹一口气道：“我最近在江湖上奔波，就想找你父亲，现在看来，恐怕他真的不是疯了，便是死了。”

房英大吃一惊，脸色惨变，颤声道：“家父疯了？死了？”

他抬头望了望天色，接下去道：“天黑了，站着说话也不是办法。”

房英被他刚才那句话所震住，闻言“啊”了一声，慌忙道：“这位叔叔，就快请屋里坐。”

说完，三脚二步，领先走进茅屋，点了灯火，让“蓝衣秀士”坐好，争不稍待地颤声道：“家父是真的死了？江湖上怎会有这种谣传？”

“蓝衣秀士”神色一整，郑重地反问，道：“在我未说出事情前，我想问你一句话！”

“蓝衣秀士”点点头道：“你父亲临走时，留下什么话没有？”

房英摇摇头。

“蓝衣秀士”目闪精光，静静注视着房英神色，一瞬不瞬，似像在辨别他是否真实，半才皱皱眉头，喃喃道：“这就奇怪了！”

房英心焦如焚，急急道：“真的没有，家父把家匆匆搬到此地后，当夜就出门，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过！”

说到这里，转口哀求道：“蒋叔叔，你快把答案说出来吧！”

“蓝衣秀士”这才缓缓道：“江湖上所以有你父亲死了疯了谣传，经过是这样的，安陆一座荒庙门口，在一年前突然出现一张赏格，以‘青萍剑’奇宝作酬，要挖你父亲一对眼睛。”

“啊！”房英惊呼道：“出赏格的人不知是谁？与家父有什么仇？竟这么心狠！”

“因为赏格上没有署名，因此对这些问题，谁也不知道，后来听说你父亲突然在许昌城中出现，竟手执长幡，标价二千两黄金，自愿挖出一对目珠！”

房英听得张口结舌，简直不敢相信，颤抖地道：“这怎么可能？”

“但经营查证，事实确是如此，第二天果然有一个少女借了二千两黄金去买，令尊居然真的自己动手挖出一对目珠……”

房英听得汗毛耸竖，浑身轻颤，急急道：“后来呢？”

“后来你父亲不知所终，所以江湖上有许多谣传，说你父

亲不是疯了，就是已经死了！”

房英咬紧牙关，本已悲痛的心灵，此刻散得像游鱼一样，飘飘然几乎无法自主地昏了过去。

只听得“蓝衣秀士”喃喃道：“……一年之中，你父亲没有回家，可能的确是死了！”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房英倏然像疯了一样，忘情地大喊。

“蓝衣秀士”怔了一怔，呆呆望了房英一眼，叹道：“神眼之誉，十年来，名动天下，现在去掉一对目珠，就是不也差不多了！”

房英心头不禁一沉，悲愤地大吼道：“不要再说下去，不要再说下去……”

“蓝衣秀士”又叹息一声道：“孩子，我只是告诉你事实，呃……刚才听你说要出门找父亲，假如你愿意，何不与我一齐上路？”

房英这时神声有点清醒过来，闻言心中一动，忖道：“这人倏然出现在家门口，又说在找我父亲，莫非是为了贪图那柄奇剑，也想对我父亲不利？”

转而又想：无论如何，以他容貌看来，绝非好人，我怎能同他一齐走。

念头转到这里，他忙道：“多谢叔叔好意，晚辈现在不想走了！”

“蓝衣秀士”目光潸然地沉思了半晌，才道：“也好，我还有一点别的事情去办，假如你需要什么帮助，或者以后得到什么消息的话，别忘了到北京威武镖局通知我一声。”

说完这话，转身走出中堂，扬长而去。

屋外已是一片漆黑，房英方要相送，蓝衣秀士已走得人影

不见，这时的房英，关好门户，面对桌上跳跃的灯火，心中乱成一团。

由“蓝衣秀士”传来的消息，他刚才对父亲许多不明了的地方，倏然明白过来，显然父亲匆匆搬家隐蔽，是在逃避强敌。

但是在他心中又产生了许多新的疑问！父亲既然怕那强敌，那末对方为什么不亲自动手？反而出什么“赏格”呢？而父亲在逃避中为什么还自废双目呢？

矛盾！矛盾！实在不太合情理了。

房英思索得头晕脑胀，喃喃地道：“我一定要查清楚，假如爸真的是不幸了……我一定要报仇……”

他觉得在家中再也不能多耽片刻，发狂般冲进中堂隔壁的卧室，拉出床下的衣箱，准备行装。

箱盖拍地一声打开了，但当他目光触及下，不由一呆！

在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上面，留着一张写满字迹的素笺，二卷立轴，三只锦囊。



他记得搬家时，衣箱都是父亲整理的，而搬到此地后，因侍母疗疾，也从未开过，那末，父亲留下这些，用意何在？

他伸出轻抖的手，先点了灯火，再把那张素笺拿起，只见上面写着：

“英儿！

当你看到我这张留言的时候，必已听到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消息，或者家中有了什么变故你必等不及我回来，想离家出走……”

房英眼眶中满含泪水，激动地急急看下去：

“……那末，你必须听我的话，依我的吩咐行事，不能稍有违背，以至万劫不复，旁边三只锦囊，上面自有指示……”

至于我为什么要搬家，为什么至今不回家，你不妨看看二卷字轴，自己去猜测。

唉！我生平口直心快，这一次也是第一次，对你却含蓄保守起来，实在遗憾。但我有不得已的苦衷，而且事关武林大劫，我又不得不慎重其事。

不过，你的目力，幼具异力，加上我平日训育，相信你不至于敲不破闷葫芦，出门后，千万自秘行踪，江湖多危险，你要自己珍重。

现在，你可以拆第一只锦囊，其余二只不到指示之日，万勿拆开，一切好自保管，不得遗失，看毕即焚。

房英一口气看完，心中更加迷雾一团，在激动迷茫中，他把手中素笺凑在灯火上，看着它火焚成灰后，不动三只锦囊，先急急地把二卷立轴打开。

因为他要先看看其中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这是二幅字轴，一幅纸色微黄，极是陈旧，一幅则洁白簇新。房英摊开一望之下，先则一呆继而一片失望。

旧的字轴上写的一首诗，上面题着一段词，皆笔走游龙，苍劲健迈。下首署名的都是清虚真人题赠。

房英清楚地知道，清虚真人就是当今武当掌门人，这位空门至尊，与自己父亲是至交，在武林中，除了武功外，一手书法，极负盛名。

眼前这幅旧的书轴，就是送给父亲做纪念的，他更清楚地记得，在襄阳老家人大厅上，这幅书轴挂了三四年，至于新的，却从来没有看见过，由旁边注的年月，却是去年搬家不久